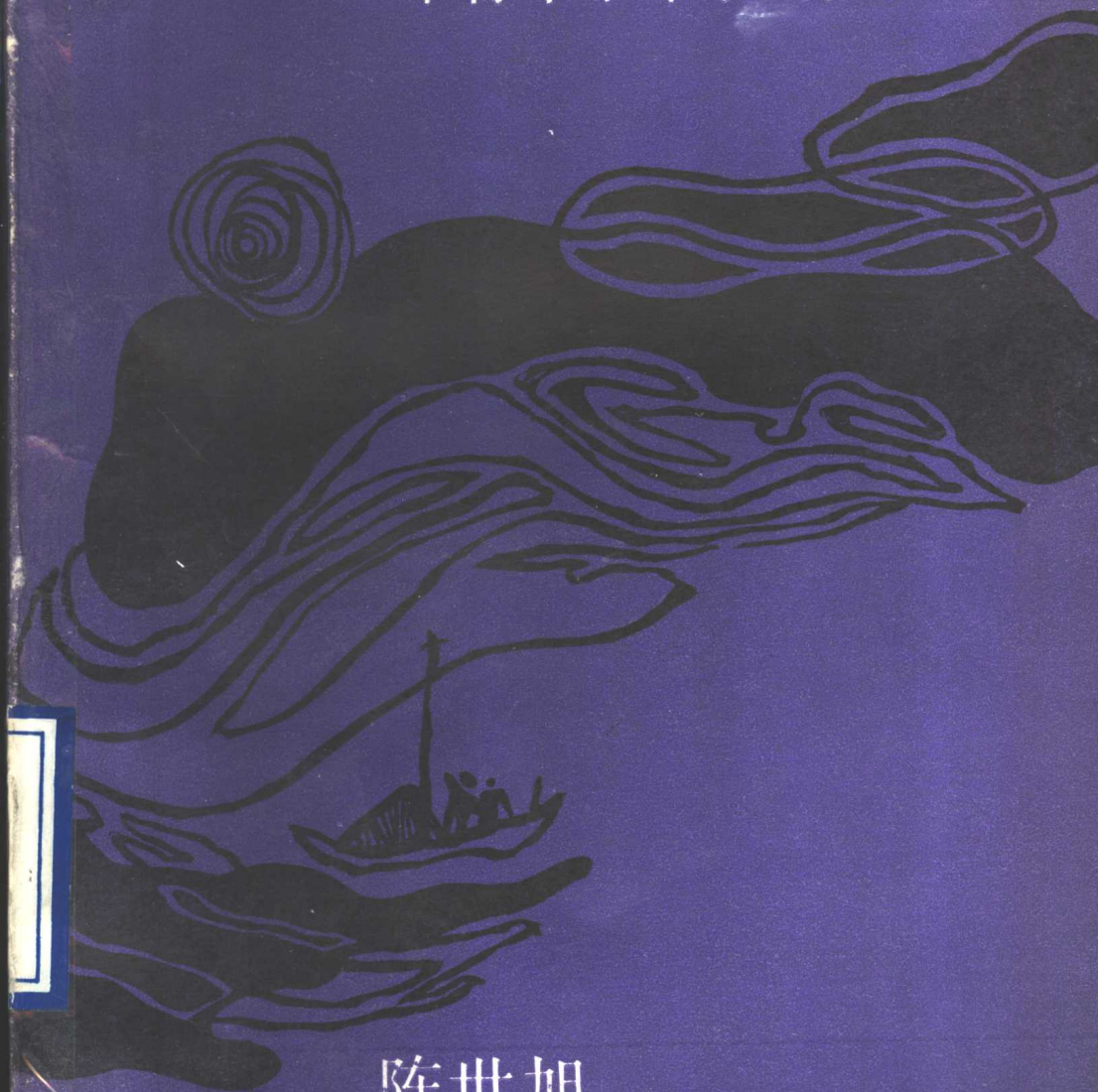


樊洲

——一个青年革命家的浪漫史



陈世旭

梦洲

陈 世 旭

年革命家的浪漫史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九〇年·北 京

内 容 说 明

梦洲——幻想的温床,情欲的天堂,这块小小的长江冲积洲,一群不知生活在梦中还是生活在真实世界中的芸芸众生,使尽各自伎俩,展示自己的价值。一连串荒唐而又可悲可笑的故事,发生的正当其时;虔诚的革命行动到头来成为笑柄;轰轰烈烈造反岂料冷冷清清收场;有人认认真真捉奸,反被情欲熬得死去活来;堂堂皇皇整人能手,不知牢门正在向他打开;是非善恶,在这里混淆不清,是麻木?还是机警?人们自己作践自己,结果这儿凭空成了一个“反革命大本营”……稀奇古怪的热闹戏,弄巧成拙的滑稽剧,梦亦成真,真亦成梦,恍恍惚惚,难以尽述。作品以诙谐调侃的笔墨,勾勒出一幅惨淡人生的恩爱仇怨图,令人目睹为快。

责任编辑:陶良华 胡德培

梦 洲

Mengzhou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235,000 开本860×1168毫米¹/₃₂ 印张19¹/₈ 插页2

1990年1月北京第1版

199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300

ISBN 7-02-000916-6/I·917 定价4.00元

梦幻·现实·人生

——陈世旭《梦洲》书前

胡德培

人生充满着种种梦幻。

生是梦，死是梦；生生灭灭，如梦幻中变异的沙洲。波谷浪尖，升降沉浮，经历着五彩的梦。

梦是现实，现实是梦。梦幻里，许许多多现实的倒影；现实里，许许多多梦幻的涟漪。

陈世旭君，新著长篇小说《梦洲》，主人公小小呱呱坠地，犹如堕入梦境，他不理解那些“阶级”、“出身”对人的束缚，而现实是自己的祖辈、父辈留给他的阴影；他本是赤条条孑然一身，而一诞生尘世，便立即浑身浸透了现实社会的观念、意识；他要摆脱家庭的羁勒，却无法离开社会的制约；他假冒年龄、扛着红旗、怀着美好的憧憬报名下乡，却看见了如许的龌龊与污秽；他抱着神圣的理想入队、入团，竟发现了崇高面纱下的虚伪；他响应号召，积极抓阶级斗争，居然成为别人功劳簿上的“先进事迹”；“文革”中，他愈加虔诚而勇敢，最后恰恰被人搞成“反革命”，几乎到了无以生存的境地……这是现实？是梦幻？是神圣？是怪诞？是美好？是污浊？是可悲的血写的历史？是必然的人生的际遇？种种荒唐促进了人们猛醒，极左的倒行逆施使人们不能不重新寻找历史的前进轨迹，小说主人公也在这历史的迷误中觉悟过来，站立起来！

真正的人屹立在历史前进的大道上。在精神的磨难和灵魂的炼狱中，一代崭新的人苏醒并且崛起。曾在人们面前演习的现实，仿佛已逐渐成为一幕一幕遥远的梦幻；那些原来认为是荒诞的飘渺的梦幻，无疑应该成为人们今天生活中的现实……

梦幻与现实，看来并没有天渊之别。它与人类的历史同时诞生，与人们的生活同时存在。陈世旭的《梦洲》，与一代人逝去的青春和理想同在，与一代人的今天和对明天的期待同在。小说内容的深沉、浑厚，艺术描绘的深刻、动人，使我们如温昨日的梦幻，也因此珍重今日的现实。个体人格的觉醒、生命意识的高扬和对传统理性的深刻反思，构成这部作品的当代哲学意蕴。

呜呼，人生！呜呼，江河中的沙洲！在人们不知不觉的睡梦之中，它正不断地往前移位、变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历史与我们一同前进，人生伴随着我们迎接一个一个新的日月。

1989年3月24日

那年九月初的一天早上，天气很好，也很热，太阳还没有出来，热气就充满了全世界。这样的日子，南方的人们通常都醒得早，小小却偏偏比预定的时间醒晚了，恰恰是今天，他应该比平时更早醒来的。他很生气，责怪母亲使他昨天晚上不得安宁。他“叽叽嘎嘎”地从木板床上爬起来，“乒乒乓乓”地乱摔着漱洗用具。他一心一意地发火，对从昨天晚上他睡觉前开始就一直坐在他床头边上哭泣着的母亲看也不看。

不过，等到终于提着行李，走到院子里，发现时间还并不太晚，他的心情立刻又象天空一样晴朗了。因而对倚在门上的母亲(他坚决不许她送他，哪怕送出大门也不行!)说了一句还算温和的话：

“等我的信吧。”

然后他就走出了院子，那情景同每次上学没有什么不一样，只是这一次谁都能看出来，他是昂首阔步。在路上，他想起了去报考小学一年级时一路上唱的那首歌：

早上起来
面对太阳
前面是东
后面是西
左面是北
右面是南

那首歌，要上学的一年前他就开始背了，是姐姐教给他的（姐姐则不知是谁教的），以使他能够分辨东、南、西、北。因为报名上小学的时候要考。

2

小小到得不算最早也不算最晚。校长（准确说是副校长）在批评几个还没有到的人的班主任，说他们应该早早地亲自上门去召唤，然后陪他们到学校来集合，要不，怎么能保证他们及他们的家长不会睡过头呢。几位班主任默然不语。他们晓得副校长担心的是那几位学生（其实现在已经不是该校学生了）临时变卦。由于这次在全市所有的中学中唯有他们动员到这么一批学生下乡，副校长将要晋升为校长（该校校长的位子一直空着）。

校长的忧虑是多余的。那几位光荣的志愿者很快都陆续到了。于是皆大欢喜。

“鸣炮！奏乐！”

校长（现在可以这样称呼了）那个巨大的喉结在细长的脖子上上上上下下跳跃，兴奋得声音都有些变了。

“炮”是鞭炮，“乐”是锣和鼓。欢送队伍不大，只是部分师生。大多数人照旧上课。这一天是新学年的第一天，正是上学的时候，许多人都不进教室，很自然地分立在路两边，成夹道之势，这使得被欢送者的自豪感提高了十三倍。因为矮而瘦，小小走在最前头，使他深深地体会到了矮子的优越性。他戴在胸口的那朵纸做的红花显得特别大，几乎可以遮住他的整张脸，由于可以想见的缘故，他的脸也象花一样红。使人觉得他似乎有两朵红花，或是有两张红花般的脸。

忽然，小小停住了脚步，接着他不再往前走而是往横里移，

仿佛是要躲开什么。

“怎么啦？”校长及时拦住了他，恢复了正常队形。

这失常是在校门口发生的。小小忽然从挤在门两边的一大堆学生中看见了梁燕子。梁燕子眼睛直直地看着他，脸色发白。他甚至还看清了梁燕子极黑的眼睛里边的发亮的泪水。那是一定有泪水的，谁要是否认，他敢跟谁打赌。因为这时候，他也感到自己的眼睛有些发涩。他有许多话要跟她说，却说不成。他们之间有一个多学期没有说过话了。而此后也许永远也说不成了。

小小由此晓得了，什么叫做“悲壮”。

3

等他们一行人一路敲打着，迤逦来到火车站，这里已是人山人海。小小他们搭乘的这班车，要开到长江边上的一个县城去。乘客中有一百多位包括小小他们在内的无上光荣的人。一段日子来，整个国家无数的宣传机器都在颂扬他们的无上光荣称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代表者。现在，整个车站是一片惊天动地的哭声。欢送的人和被欢送的人中绝大多数都因为由衷的感动而嚎啕大哭，哭得很认真，很尽力，谁都不愿失去这样一个淋漓尽致地表达的机会，让那些生性愚讷，神经麻木，不太懂得哭有时候是一种高尚行为的人，也感到不哭似乎不够礼貌了，于是泪水也就跟着滂沱起来。

大约只有小小没有哭。

小小在靠车窗的一个座位坐下之后，忽然看见外边的月台上，母亲正从一片汹涌的眼泪的海洋中挤过来，凄厉地喊着他的名字，被泪水和鼻涕弄得一塌糊涂的脸显得十分丑陋而愚蠢。他很气愤，觉得母亲贪心：昨天，她哭了整整一个晚上，难道

还没有哭够？这不是存心捣乱、用她渺小的感情损害他这次行动的伟大意义么！

在母亲差一点要看到他的时候，他站起来，离开了座位，走到车厢顶头的门后边去，把脸朝着没有打开的那扇门的玻璃。

小小不哭不是因为无情。恰恰相反，是因为他有太多的激情。这激情浸透了他全身的每一个毛孔每一个细胞，无法给别的情感留下哪怕一丝一毫空隙。

4

小小对公认的美好事物有天然的敏感和向往。这种素质很小就显露出来了。抓周的时候，他从一大堆糖果、糕点以及文具中，独独抓出了一小块红纸片，那纸片完全是偶然混在那堆东西中间的。很多年后有人回忆说，小小刚出生时的哭声，就极象当时正在屋外的大街上喧腾着的欢呼共和国诞生的口号声。小小是同共和国一起诞生的。仿佛是急急忙忙赶来，他早产了一个月。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素质不仅没有被世俗的生活污染，反而越益发扬光大。尤其是上学，受到规范的社会教育之后。

一年级。由于资质过人，小小比一般的孩子提早了一年上学。他的早熟早慧是无庸置疑的。在所有刚入学的小学生中，他也许是最小的一个，但却同时又是最老成的一个。那时候他就比其他的孩子多得多地懂得为成年人分担不幸，一有什么事，总是明确地站在他们一边。有一次大扫除，一个同学嬉笑打闹，把一桶抹洗门窗的脏水撞翻在走廊上，打湿了刚好路过的美术教师的鞋子。有洁癖的美术教师立刻咆哮起来：

“你怎么搞的？”

“你怎么搞的？”

重复的那一句是小小喊的。他正在擦洗教室的门。

“看我的鞋子！”

“看我的鞋子！”

“给我站过来！”

“给我站过来！”

小小一句紧跟一句地重复美术教师的话，同时重复着美术教师的愤怒：美术教师提起腿，他也提起腿，美术教师全身发抖，他也全身发抖。唯一不能重复得维妙维肖的是脸色不能象美术教师那样一阵血红，一阵惨白。原因是美术教师患有肺结核，而他的肺是健康的。以至于弄得那个肇事的学生不知所措，弄不清到底是打湿了美术教师的鞋子还是打湿了小小的鞋子，到底应该站到美术教师那儿去还是站到小小那儿去。

（这件事的结局有些遗憾：美术教师最后竟把愤怒转移到小小头上，他觉得小小是在嘲弄他，比那个打湿了他鞋子的小家伙更可恶，因而提起小小的耳朵，让小小在他的办公室一直站到完全黑了才放他回家。）

二年级。小小参加了由同一条街上的高年级学生组成的一支小小的却精悍的警察队伍。这些业余警察比正规警察更加自觉尽职。每个星期六晚上，他们都到市中心的公园去，打一场维护道德的战争。公园的旱冰场在星期六晚上改作露天舞厅。道德警察们隐蔽在旱冰场周围的灌木丛中，等到灯火转暗，乐声骤起，一对对男女搂抱起来的时候，他们就暴雨般地射进去一阵阵用弹弓射击的子弹，打得男女“流氓”鬼哭狼嚎，四散鼠窜。战争每回都以小小的被擒结束。他每回都最为愤慨，最为奋勇，既不注意隐蔽，也不注意及时撤退。

三年级。小学校长原来是个该死的右派分子。一下了课，

小小就跟着一伙同学到校长的办公室去，唱着歌（歌词一般是“右派分子，右派分子，黑心狼，黑心狼……”之类），跺着脚（为歌曲打节拍），声讨校长。声讨到高潮，是抛纸团，吐痰。校长有一部长长的白胡子。痰多了，就顺着脸颊流到那胡子上，很快那胡子就水淋淋的，不象胡子，象瀑布。小小的痰吐得特别准确，每一下都直接吐到胡子扎根的下巴上。不是因为技术精湛，而是因为他总是站得离校长最近。

四年级。学校很长一段时间停课，全体师生大炼钢铁。担任了少先队中队长的小小每天都很晚回家：拣烂砖头，挖黄泥巴，送给老师砌高炉。高炉起先砌在操场上，因为学校没钱搭棚子，无法防雨，改砌在礼堂里。礼堂里的条凳本来就破烂，正好作了燃料。很快就有许多班级报了喜，小小的那个班落后了。班主任象生了气的妈妈似的沉痛：“明年、顶多后年就要进入共产主义了，我们总不能老呆在门槛外头。”说话的时候不断有一些水珠从脸上淌下来（那是从她自己晾在教室里的一条象旗帜似的大红裤衩上滴下来的），没有人怀疑老师的伤心。中队长小小头一个站起来，让几个同学跟他一起到家里去。小小家住在一幢楼房的底层，仅有的临街的一扇窗户上扎着铁栏杆。少先队员们没有用一节课的时间就把它们完整地拆了下来，让那扇窗户象一张残缺了的没有门牙的嘴。小小担心这些铁栏杆的分量还不足以使他们班放卫星，临走又打碎、然后带走了家里唯一的一口做饭的鼎罐。他很坦然：用做菜的锅也能做饭的。

五年级。小小开始显露出政治抒情诗人的才华。下半学期结束之前，他被选拔参加了省城国庆盛大游行的少年仪仗队。他的任务是放鸽子。鸽子飞上蓝天之后，他觉得自己的心也被衔到了云彩上面。他于是在阳光明媚的天空上，分明看见了一行行诗句：

飘吧，气球，
飞吧，鸽子，
盛开吧，祖国花朵，
前进吧，少年先锋，

.....

游行结束之后一回到家里，他就把胸口紧抵住桌沿（以免里面的那颗心跳出来），手厉害地抖动着，把他的处女作记录下来。他沉浸在激动中，母亲哽咽着在他耳边说的话，他一句也没有听清。母亲告诉他，父亲上午趁值班看守的人不注意（那个人的注意力被街上的游行吸引），从机关的楼上跳下来，刚刚在医院里被推进太平间。

六年级。小小已经相当成熟，相当富有责任感，使命感，能自觉地承担起某些重大的义务和职责了。在班主任曾经流着泪（？）预言的进入共产主义的日子到来的时候，学校号召同学放学以后积极投入寻找代食品的运动。在作了许多别的尝试之后，小小又带着全中队的同学到郊区去采摘榆树叶（这是教自然课的老老师的建议，说是把榆树叶同米磨在一起做糊子，决不亚于任何珍馐美味）。不妙的是第一天他们就不顺利。榆树很难找到，而榆树叶子更难找到，因为有无无数比他们学校的自然课老师更高明更渊博的食品学家走在了他们前头。终于被他们找到一棵还十分茂盛的榆树，可是等他们团团把那棵榆树围住，别人也团团围住了他们。那是当地村庄的农民。那棵榆树是当地人的风水的象征，命运的守护神。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开始食用观音土了，开始因为饥饿综合症奄奄一息了，也还没有一个人敢动那棵树上的一片叶子。现在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却要他们的命了。他们于是赶鸡似地来轰。大多数城里学生经不

住这种阵势，一轰就散了，落荒而去。小小顽强地坚持着，他想要同农民们讲理：要求他们讲明为什么不能打树叶的道理，同时说明自己这一群是一支正义的队伍，是高举着星星加火炬的红旗来的，红旗现在就高举在他手上。但是农民们不买帐，蛮横地从小小手上夺下了队旗，要学生们滚回去，让老师来讲理。小小誓死不肯松开抓住旗杆的手。好几个农民同时用力踢他的屁股，他咬紧牙关忍受，一再在心里告诫自己：队旗高于生命。后来旗杆被折断了，队旗被农民抢到了手上。小小放声号哭（他很少哭），象一头野兽一样紧紧咬住那个抢去队旗的人。他的忠诚使农民们受了感动，把队旗还给了他，并建议他用他愿与共存亡的那块红布包好自己的屁股。在搏斗中，他的十分陈旧的裤子早已成了碎片，使他瘦削的屁股至少有三分之二裸露出来。他狠狠地咒骂了那个提建议的人，说他是“土匪”、“反革命”。然后他痛苦地把那面有了裂痕的队旗小心地搂在胸口上，就那样裸露着被踢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光荣的臀部，穿过田野，穿过街道，回到学校。

只能确定，小小有一种天赋，使得他就象许多昆虫一样趋向光明。否则就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他的许多行为的动机。

这一次也是一样。初中毕业以后，小小没有参加升学考试。父亲不负责任地一去了之之后，母亲去街道工厂做工，坚持着利用很微薄的积蓄让小小上完了小学，又上完了初中，然后就让他在家里呆到就业的年龄去做工。他在家呆了将近两个月。在这段日子里，他有充分的时间对未来作种种设计，那些设计都是宏伟而瑰丽的，他写了许多诗篇来描绘这些幻想。在这些诗篇里，他是骑马走过被他拯救的人群的勇士；是飞向火星的宇航员；是击败了所有竞争对手的拳击家；是潇洒从容，语锋敏锐的外交官；是惹出了许多人（自然是女孩子居多）眼泪的歌

手；是一个站在地球的峰巅上呼号的披散着头发的诗人——他最热衷的是这最后的一种形象。他觉得这差不多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最终决定他命运的那一天来得很突然。

暑假结束的前一天，他初中三年级的班主任来找他，问他愿不愿去参加一个欢送会。省城有一批有志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到乡下去参加农业生产，建设社会主义天堂，省和市的党政领导都要到大会上去送他们。班主任用商量的口吻跟小小说话的时候目光里充满了自信，他预先就知道小小一定会乐意参加这个欢送会的。小小对这类活动不可能没有热情。

欢送会在省政府的大礼堂召开。一大群先前散布在城市的许多肮脏角落，被不正常不健康的生活弄得很是粗俗的男女青年，蓬头跣脚，衣衫不整地走进向来只是召开非常重要的会议的堂皇礼堂，被一片宏伟庄严、金碧辉煌的气象和自己受宠若惊的感觉弄得缩手缩脚，不知所措。省和市的党政领导者们在鲜花和旗帜丛中亲切地正视着他们，那亲切极为认真，一点也不象是随便装出来的。

会开得隆重而热烈。轰然的、回荡的广播声就象海浪一样拍击着人的心胸。就是一块石头(只要不象礁石那么冥顽)也会感动的。会议例行的高潮之后突然出现了更大的高潮：跟小小同来的几位同校的高中毕业生(他们因为各人自己的原因高考落榜)要求大会主持者，当场答应他们跟被欢送的人一起下乡去，他们也是革命的青年，他们也有火热的青春，他们按捺不住了！

“你呢？”

“当然去！”

小小立刻就在那份很快就拟好的申请书上签了字。“要是血书就更好了。”他一边签字的时候一边有些遗憾，于是特别用力，

头一个字就把纸划出了好几个窟窿。

“他们会要我吗？”签名之后他很担心。他记起自己还没有满就业的年龄，是所有签名者中最不合格的一个。“我们来跟他们说说。”班主任和校领导马上安慰他，“你放心吧，会得到支持的。”小小觉得心象帆一样地被风鼓满，充满了期待和甜蜜的担忧。

被选出去主席台送交申请书的是一位女高中生。她有一张娃娃脸，圆眼睛，圆鼻头，圆嘴巴，一口石榴一样细碎的圆溜溜的牙齿，连头发也自然地卷了无数圆圈。上主席台的时候，头仰着，身子挺得笔直，前倾，两条腿迈得匆匆忙忙，一点不管会绊着什么，结果就真的在地毯的一只翘起的角上狠狠地绊了一下，差一点栽倒。她那么踉跄一下的时候，小小心里“格登”响了一下，他简直为她惋惜，为学校惋惜，觉得自己比她更胜任这个角色。他多么希望此刻走上主席台的是他自己啊。

那张申请书在领导者们的手上传着，传得那么快，仿佛烫手似的。礼堂里接着就掀起了一阵阵比刚才大得多的震耳欲聋的声浪。他们的申请当即就获得了批准，所有签了名的人当即被请上主席台，副省长、市长和许多部门的负责人紧紧地握住他们的手；台下所有的人站起来向他们鼓掌、欢呼；扩音设备把女高中生有点象哭声的宣读申请书的声音放大了无数倍，把他们本来也许永远也不可能见于经传的名字传到礼堂之外的四面八方。小小兴奋得只差没有昏过去。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在这样盛大的庆典中步入社会生活的。

5

母亲的哭喊在一片汹涌的喧嚣中依然可以清楚地分辨得出

来。那哭喊在列车终于“咣咣当当”地离开站台时，变得凄厉而绝望。这一点也没有影响小小的情绪。他正在构思一首诗。诗题是《北行诗草》，诗的意向气势恢恢：火车是一把铲子，他们是矿石，一个巨人挥动起这把铲子，把他们投进熔炉。

6

在长江中、下游，叫做“梦洲”的冲积洲，不止一处。梦洲这个说法的来历很简单——一个沙洲，头一天在上水的某一个地方，过了一夜却出现在下水的某一个地方了。漂移是在人们的梦里发生的。这个说法很有点神秘色彩。实际上可以把它看作是人们对沙洲生成历史的想象，长江在亿万斯年的流变中间，冲积出了多少沙洲又瞬即摧毁或推移了它们，无可计数。它们的时隐时现，确实就象是梦。不可能在这里找到一个统一的文化背景，梦洲的生成决定了它是一块没有根的土地。在奔流不息的历史中间，它只不过是偶然泛起又倏忽消失的一个泡沫。

梦洲农场在正式办现在这个国营农场之前基本上是个荒洲。它在一个巨大的冲积洲的尾部不知不觉地生长起来，那个冲积洲和居民把它隔绝在自己筑起的堤坝之外；长期懒于理睬，听任它成为獐、鹿、野鸭、天鹅还有豺狼的王国。陆续侵入到这个原始王国里来的，是一些背井离乡、铤而走险的农民；债务和法律的逃避者，经营杀人越货一类险恶事业的人；以及在这里避风或短期驻足的渔民。他们在这里搭起简陋的芦席棚子，在芦苇丛中选择高一些的地块烧荒，这种拓荒是漫不经心的。秋末抛下春小麦、蚕豆、油菜的种子，经过枯水季节到春天去收获，然后又不作指望地抛下玉米、黄豆、芝麻种子。除了播种和收获两项农事之外，其余的时间，他们就驾着船出去漂泊。

只要有一年他们种下去的东西都侥幸有了收成，那么一连好几年，他们都可尽情地跑去跑上、下水码头，到一些繁华之地去嫖赌逍遥。他们是一些快活的化外之民。月黑风高的夜晚，常常有人不明不白地身首异处，事后也无人问津。女人们则不以贞操为意，朝为秦云而暮为楚雨是家常便饭。

7

“梦洲农场”这个名字是早已有了的。五十年代开始，不时有犯人被遣送到这里来，他们也在这里拓荒造屋，渐渐形成一个难以确定性质的经济实体。一般人按照时髦把它叫做“农场”。一直到六十年代初期，依靠这些犯人和大量因为饥荒从江北故乡流落出来的难民把圩堤建筑起来，“农场”之为农场才真的有了可能。

需要大量劳动力。

而且，派到这里来担任党委书记兼场长的赵万鹏雄心勃勃，他要办个“象那么回事儿的现代化农场”，他要到城里去招有文化的人来当农工。

于是首批一百五十七名省城人应招而来。

他们在一排低矮的瓦房前的一个空荡荡的长满了蒿草的场子上，不成队形地站着。农场的干部们都站在那排瓦房的走廊上，赵万鹏在作欢迎报告。从各分场和生产队来接人的人散布在场子四周，带着极大的新奇，看把戏似地把眼睛睁得滚圆，瞪着这群从城里来的红男绿女。

不安、怀疑和失望在这群城里人中间弥漫开来。他们没有听见党委书记兼场长在说些什么，不时轰然响起的鞭炮声、锣鼓声也引不起他们的任何兴趣。他们迅速地把眼前的现实同先